

科普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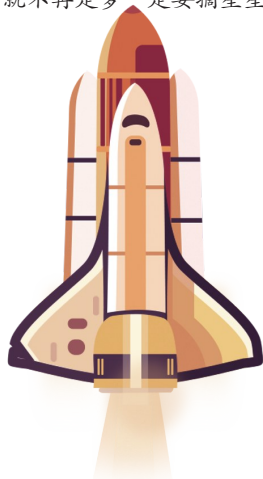
致敬, 航天女英雄王亚平

■ 刘泽安

王亚平, 一个平凡的名字
乘坐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上太空
走进和平核心舱
身体轻飘飘的
走进中国空间站
站得稳稳当当的
那是中国的第一个
离星星的距离最近的阿姨

二

王亚平, 从进入神舟十三号的那一刻
她的星星之梦
就不再是梦 是要摘星星



摘下一颗一颗的星星
拿给女儿一样的女孩子们
让星星一样的光芒
照射着夜空 漆黑的夜空

三

王亚平, 坐上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飞上了太空
她要在空中生活六个月
不, 她跟女孩子们说
是出差半年
这半年, 很多人看得见她
当然也有喜欢她的女孩子们
还有熬夜看太空的男孩子们

静静地观察
她在小小的舱内工作生活

四

和平核心舱内
中国太空空间站
肯定有很多的秘密
就像女孩子们关注的星星
是七斗星 还是天王星
探索太空的奥秘
原来是那么的寂寞和难耐

五

王亚平妈妈, 王亚平阿姨
太空舱内 累了就躺下
横着竖着都是休息
至于那星星嘛
摘一颗 摘一群
慢慢的留着 半年后带回来

六

孩子们一直在等待着
看一看 那天上的星星
与您手里的星星
给孩子们摘下来的星星
有什么不一样
那也许也是太空的秘密
也许是未来的世界
等待着孩子们来探索

小王干事 (小小说)

■ 游义平

在沙坝村当干事的小王把尺子往手里卡了一长截, 往地下弯腰的时候, 不知名的小刺, 透过衣服, 钻进了他的身体里, 偷偷地不经意地扎一下他。小王没有心思理会, 他得理会自己身后站着的人, 提防他发现自己的小动作。而小王还得让自己前面站着的人, 有意识地让他看清自己手上做的这些小动作。前面站着的人, 眼睛紧紧地盯着小王的手。那目光, 灼热而急切。

前面站着的人, 不停地换, 而执尺的小王, 却重复着这动作, 一直干到日头西下, 百姓的目光与阳光一起慢慢黯淡下去。

回到办公室的小王, 看着一摞单据, 只快速地扭动一下有些发胀的腰, 就坐了下来。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小王头也没有抬, 大声地说, 进来——

推门进来的是陈二娃。

小王随着开门的声音, 抬起头, 看着陈二娃, 手里的笔还吻在纸上。今天丈量的土地里, 也有陈二娃家的。小王记得很清楚。

王干事, 忙着呢! 陈二娃嚷嚷着。

有什么事吗? 小王心里有数, 但还是问了一句。

王干事, 今天这个占用土地赔偿, 怎么也得给我算高一点吧? 陈二娃直截了当地说。

嗯?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小王放下手中的笔, 望着陈二娃。

陈二娃走到小王面前, 一抬屁股, 就坐在了小王的桌子上。陈二娃晃晃脑袋, 怪腔怪调地说, 反正, 我就靠那几分地里的花椒树吃饭。看嘛, 国家就这样占用了, 那我还吃什么呢? 要不? 就别占我的地儿, 绕道走呗?

上面有政策, 都是按二十五元一棵的树苗赔偿的, 我们根据实际情况, 为大家特殊考虑, 都是算的三十元一棵。这还都是村两委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才提高的。小王耐心地解释道。

陈二娃摇摇手, 又摇摇头说, 那些就不说了, 我都知道。关键是我那块地情况特殊, 更特殊的是我那花椒苗都已经拇指粗了, 比其他的都要大一些呢!

也是, 你那情况, 三十元, 还是四十元, 需要向村委会讨论, 明天我向村主任把你的要求打个报告上去。小王用笔在纸上写下了几句话, 又用笔在文字下方勾画了几条横线。

陈二娃拍了一下手, 跳下桌子, 说, 这还差不多。我就不打扰你了。

小王立即给村主任打了电话, 做了汇报。

没有想到, 事情还是出在陈二娃身上。

丈量土地后的第三天, 小王正领着挖掘机在施工时, 在陈二娃的那块地上, 陈二娃站在挖掘机前, 阻止了施工。

陈二娃把两手抱在胸前, 对小王翻着白眼说, 说好的是七十元一棵, 怎么核算为四十, 这事情只有黄了。

谁答应你的是七十元? 小王有些恼火地问。

陈二娃把左手摊开, 右手一个手指在左手手心里点了又点, 大声地说, 那天在你办公室里, 你不是先说好的是三十元, 然后又加四十元, 三十加四十不是七十元么?

而陈二娃这话一出, 在场的人

都惊呆了。

在场的百姓一听, 这王干事背后竟然许诺陈二娃的价格和自己的价格差距这么大, 原本对他的好感, 就如暑天掉在地上一滴水一般, 瞬间就消逝了。

而小王一听, 也懵了, 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小王一下子想起来了, 厉声地问: 陈二娃, 没有谁说过再加四十元的! 你这是算的什么账?

你不是说三四十元吗? 三十加四十, 就是七十! 不然, 就把我叔给叫来! 陈二娃把头一仰, 哼了一声说。

小王说, 那你就叫你叔来吧!

当我不敢呢! 陈二娃立即掏出手机, 拨通一个号码, 喂, 叔啊, 我是陈二娃, 我那被占的土地, 赔算……哦, 好吧!

你叔怎么说的啊? 小王盯着陈二娃, 问。

叔说, 叔说, 说……就按您之前说的办。陈二娃支支吾吾地回答, 却被四周围观的群众听得清清楚楚。

陈二娃的叔在当村主任呢。陈二娃找他当村主任的叔都没成?

这下连陈二娃也闹不成了……群众小声嘀咕着。

很快, 挖掘机轰鸣的声音掩盖了群众的声音。

在挖掘机声音中, 小王想起两天前给村主任打的电话, 其实只有一句话, 主任, 陈二娃的事, 请您让我全权处理。主任欣然同意。

一年后, 村主任退休, 退休的村主任向上级推荐了王干事为村主任候选人。

冬日银杏

■ 周玉祥

早上, 步行上班。楼下的休闲广场上, 行人稀少。忽然, “啪”一声, 有东西掉在我脚前方的地上。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枚银杏果。银杏成熟了。我拾起地上的银杏果, 金黄的皮子, 微微起皱, 上面覆一层薄薄的白霜, 很像腌制好的话梅。当然它不能跟话梅比, 话梅浑身散发着香甜气, 而银杏果却有一股淡淡的酸腐味。我不由得抬起头来向树上张望。这一望, 才发现好多枝条上都挂满果子, 黄澄澄的, 在绿叶丛中若隐若现。

银杏其实是一种非常内敛的树, 不事张扬。它们总是悄悄地开花, 悄悄地结果。银杏开花和长叶是同时进行的, 一小串一小串绿色的花朵躲在绿色的新叶底下, 花瓣小得像针鼻子, 粗心的人以为, 银杏是不开花的。银杏果没有成熟以前, 翠绿色, 一颗颗挂在绿叶中间, 很难看出哪是叶哪是果。银杏树枝杈也长得节制, 即使那些千年银杏, 树干要两三个人合抱, 但枝叶也不会形成遮天蔽日之势。不像黄葛树, 扒住一块地就疯长, 巴不得整个天下都是它的领地。也因此, 多数时候, 重庆人更喜欢黄葛树, 毕竟它长得快, 又遮阳——重庆夏天的太阳实在毒。

我把银杏果放回地上, 用脚轻轻一踩, “啾溜”, 皮与果分离, 一颗白色的小果蹦出来。这就是银杏果, 也称白果。我小心地把这枚果子摆在地上显眼的位置, 我知道, 要不了多久, 路过的人就会把它捡走。每年银杏成熟的季节, 许多老人就会提着口袋捡白果。文明些的会等秋风把白果从树上吹下来, 最多也就是抱着树子摇一摇, 多数人等不得, 直接操起竹竿对着树枝乱打。好在银杏树大多高大, 竹竿够不着。

在秋风吹拂下, 银杏叶便今天黄一分, 明天黄一分。不要嫌它黄得慢, 慢工出细活, 就像工笔画, 必须慢慢着色, 一遍遍渲染, 效果才好。眼看着秋天过去了, 冬天来了, 银杏着急起来。一夜之间, 千树万树金碧辉煌。沉默了一年的银杏, 粉墨登场, 迎来了属于它的季节。面对一树树燃烧的银杏, 再无趣的人也不会无动于衷。风一吹, 黄叶从天而降, 纷纷扬扬, 犹如黄蝶满天。树上, 地上, 黄成一片。最开心的是孩子, 他们在铺满银杏叶的地上打滚, 追逐漫天飞舞的银杏叶。

也许银杏也没想到, 自己默默一生, 到落叶的时候, 还要火一把, 世界把整个舞台都给了它。就像那些老了才成名的人, 也许当初他们并没有想到要成名成家, 而是由于信仰或者兴趣, 穷其一生致力于一项工作, 寂寂无名。哪知到了人生的冬天, 忽然迎来了高光时刻, 就像披金挂彩的银杏, 想要低调都不行。从这个意义上说, 银杏是值得尊重的。

艾草松鸡的舞蹈

■ 王景云

三尺蒿布满春天的草甸
灰绿色的香气, 一万亩辽阔
艾草松鸡爱意萌动:
雄鸡来到雌鸡面前
卖力地鼓动, 并不停地抖动
胸前两个白羽环绕的黄色气囊
展开长而尖的尾羽
“咕咕咕”, 嘹亮与歌声
无不带着心形的韵律
这场爱情的舞蹈
是不是蓄谋已久的浪漫